

举重冠军、哲学博士、AI研究员…… “六边形”教授



陶锋在亚大非锦标赛比赛现场。



陶锋带领学生做出的文创产品。



陶锋在亚大非锦标赛上留影。



今年7月，在南非举行的一场国际赛事上，一位中国运动员独自亮相，“意外”拿下冠军，让五星红旗在异国他乡冉冉升起。他就是陶锋。

这场比赛名叫IPF（国际力量举联合会）亚洲、大洋洲和非洲力量举锦标赛（简称亚大非锦标赛）。当时，陶锋是首次代表中国出战这样的赛事，并获得装备力量举比赛公开组冠军、装备力量举卧举专项赛大师组冠军和最佳运动员奖。

和“大力士”形象极具反差的是，陶锋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回国后他一直很低调，拒绝了不少采访。他说，力量举是他众多兴趣爱好之一，参加比赛只是为了宣传这项小众运动，他更希望未来在艺术和哲学领域有更大的成就。

热度逐渐退去，陶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健身聊到参加比赛，从画画聊到学习理科，再从读哲学博士聊到研究人工智能美学。兴趣和专业相辅相成，在陶锋身上毫不违和地融为了一体，这不能不让人对他产生兴趣。

以下是陶锋的讲述：

证明给大家看

力量举在欧美国家是一项比较流行的运动，分为经典力量举与装备力量举两种形式，包括深蹲、卧推和硬拉3个动作。所谓装备力量举，就是运动员需要穿上特制的装备，举起比平常更重的重量。

早期在清华大学读博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力量举和大力士比赛。到南开大学当老师后，我一直专注于工作，虽然坚持锻炼，但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参加比赛了。这次选择参赛，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力量举十分热爱，另一方面是因为，直到2020年11月，中国作为会员国加入了国际力量举联合会，我感觉自己有了真正的“组织”，可以试试参加国际比赛了。

这次备赛的强度几乎是正常锻炼时的两三倍。我已经40多岁，面对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压力很大，刚开始适应装备时，胸部、手臂、大腿都会被勒破。

我的性格是不服输的，既然是代表国家出战，不管身体压力多大，也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为了缓解抽筋等症状，我翻看了很多书籍，学习了相关知识，又配备了一些马拉松运动员常吃的能量胶。

临近比赛，我单人成队，独自坐上飞机前往南非。抵达后，我遇到非洲力量举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他对我说，你们好像是第一次来参加比赛。我回他，是的。他又说，中国很强大，但中国的力量举并不强。我当时没有反驳他，因为这确实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赛，别人并不了解我们的实力。我下定决心，要用成绩证明给大家看。

比赛时，我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没有团队，我只能身兼数职，充当运动员、教练和领队，跑来跑去，完成全部流程。装备力量举需要别人辅助穿上装备服饰，只有把绑带绑紧，才能举起更重的重量，所以我研究了一套自己穿戴装备的技巧。一名拿过力量举冠军的日本选手看到我穿装备，觉得很神奇，还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表示“真厉害”。

休息区和比赛区是分开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上场，只能两头跑，看到快轮到我了，就赶紧把装备穿好，再去比赛。每一轮比赛结束

后，我需要根据自己情况，去填报下一轮举多少重量，之后把小卡片交给工作人员。

幸运的是，比赛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我顺利完成了9次试举，还获得了两个冠军，给主办方留下深刻印象，邀请我下一次再来参赛。

真正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我十分激动。这是从未有过的感受。五星红旗升起时，现场全体人员，包括裁判、运动员、主办方和教练等都要站起来。那一刻，我的自豪感和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知者不博”

别看我现在比较强壮，其实从小身体不好，有点虚胖，左右手一共摔断过3次。直到上高中时，朋友带我一起跑步、打篮球，才激发起我对运动的热爱，也在我的心中埋下一颗“为国争光”的种子。

为了强身健体，我请求母亲给我买了一副杠铃。当时，一副杠铃的价格相当于母亲好几个月的工资。但她很支持我，买了一副放在家里，鼓励我说：“家就是健身房，在哪儿练都是练。”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锻炼身体。

一开始因为健身，我的学习成绩有些下滑，后来慢慢地找到了平衡。高中毕业后，我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金融学专业。入学后，我接触到健身房，开始上手使用更多锻炼力量的器械，课余时间经常去健身，也会看一些健身杂志等。渐渐地，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大学毕业后，我尝试过不同的工作，管理过健身房，也干过国际贸易，但总觉得这些不是我想做的。于是，在工作5年后，我决定继续深造。

读哲学专业，是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都很重视体育，如苏格拉底是著名的摔跤手，米开朗基罗创作的雕塑拥有流畅的肌肉线条。这些都证明，体魄与意志是相辅相成的。

不仅如此，我从小就喜欢人文、历史，小学时基本把国内名著、武侠小说都看了一遍，得过全国作文竞赛的奖项。因为兴趣，我还很早就学习绘画。

哲学是一门大学问，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是对价值观和各种事物的反思，能把我的这些兴趣爱好都综合起来。如果我学好哲学，那就能更有深度地去看世界。

在30岁那年，我如愿来到清华大学读哲学博士。在这里，我意识到学无止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清华校训的来源，也激励着我不断学习知识、完善自己。

读博期间，我不仅学习本专业的内容，还“蹭”过历史系、外语系、美术学院和计算机系的课。我加入了美术社、文苑报社，参加了清华100周年校庆绘画展，还成为健美队的一员，参加过全国甚至国际比赛。这些都为我之后做跨学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24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我作为校友代表发言时讲过，老子说“知者不博”，我们要做到一专多能、博而不杂，不能浅尝辄止。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拿了多个学位，其中有哲学，也有边工作边拿到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现在，我还在学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

寻求身心合一的平衡

毛主席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曾提到，“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一直以来，我都立志要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坚持体育锻炼让我身体强健。一次次举起更重的重量，也是我磨炼意志力的过程。身体好了，做其他的事情是有优势的。在写论文、做科研的时候，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我能扛住压力，几乎没有生过病。

2012年，我完成博士学业，来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曾赴德国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高校访学。

彼时，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Go）诞生，引发舆论热议。我意识到，科技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导，它只能是一种工具。人工智能领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我有理科基础，再加上热爱文学艺术，两者互相助力，是可以做出更深入研究的。于是，我开始思考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运用于艺术和设计领域，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人类传统艺术设计的新型艺术形式，催生出“人工智能美学”这一研究方向。从美学视角研究人工智能设计，既要关注人工智能给人类传统设计带来的变革，又要强调人类设计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理论与实践必定是相结合的。我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和研究，激发出在人工智能和艺术领域协同创作的潜力。

今年，在我的指导下，哲学院10余名学生充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为贵州省雷山县南猛村设计制作了近百个文旅和商品标识以及宣传海报、视频等，探索了人工智能美学与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如今，我作为南开大学乡村工作站专项负责人之一，不停奔赴一线，希望借助学科优势进一步帮助村庄完善发展规划。

哲学让我学会反思，体育让我学会控制身体、寻求身心合一的平衡，艺术让我能够用温柔的目光看待这个高度机械化的世界。未来的我，将会继续坚持锻炼，以良好的体魄投身更深入的哲学研究中。

环球人物



12月3日，“流行音乐教父”刘家昌离世，享年81岁。12月4日，台湾著名作家琼瑶在家中离世，享年86岁。网友发现，《一帘幽梦》的作词者与作曲者先后离世，感慨写下“落花成家，徒留一帘幽梦。”他们的作品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

那些年，琼瑶的电视剧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金曲制造机”，伴随着每一部剧的播出，都有一首或多首影视歌曲成为爆款。这些歌曲如同琼瑶笔下的爱情故事一样，细腻、缠绵，直击人心。它们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更成为KTV里的热门曲目，让无数人在歌声中找到情感共鸣。

电视剧《一帘幽梦》根据琼瑶所著的同名小说《一帘幽梦》为主线，加入其所著的另一作品《浪花》的部分人物与情节进行改编。1996年3月25日在中国台湾播出，2007年《一帘幽梦》在湖南卫视重播，开播以来一直稳居同时段收视率第二，最高份额高达3.81%。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由许茹芸演唱的《一帘幽梦》也被认为是“芸氏情歌”的开山之作。听闻琼瑶噩耗，她伤心表示：“我何其有幸用音乐曾经与她相遇，感谢琼瑶姐的文字和电影，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美丽优雅、自在潇洒，我会永远想念她。”

刘家昌的旋律优美婉转，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无可替代，而琼瑶的歌词则充满了深情与哀怨，两者相得益彰，共同编织出了一个意境朦胧的世界。1975年，琼瑶为电影《一帘幽梦》写下了同名主题曲，而刘家昌则为其谱写了优美的旋律。从琼瑶的影像中走出的音乐教父，刘家昌的作品频繁出现在琼瑶的多部经典电影中，如《月满西楼》和《一帘幽梦》。这些旋律深入人心，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正如刘家昌所言：“音乐是情感的寄托。”他对琼瑶电影的贡献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帘幽梦》的原唱版本其实来自女歌手、综艺节目主持人萧丽珠，收录在她1974年发行的专辑《一帘幽梦》中。据说当年在听完萧丽珠的录音室版本后，琼瑶非常满意，称其“唱出了歌曲中所蕴含的那份深情与哀怨”。

琼瑶笔下的金曲不止于此。每当那优美的旋律响起，怀旧和青春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由琼瑶作词，中国台湾组合动力火车演唱，其传唱程度至今还非常高。有网友写下：“看到新闻，再找出来听一遍，这次听到的不是山无棱天地合的爱，而是潇潇洒洒的人生。”

“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经典歌曲《雨蝶》是1998年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收录于李翊君1998年7月1日发行的专辑《誓言谎言》中，2017年9月24日，《雨蝶》获得了第3届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情深深雨蒙蒙》的片尾曲《好想好想》，由歌手古巨基演唱，旋律唯美。人生虽然短暂，但艺术的灵魂却能永恒流传。

扬子晚报

确认了！她宣布复出

中国双人滑名将、北京冬奥会冠军隋文静12月6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复出，表示自己已恢复训练。

29岁的隋文静当天在个人微博上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准备，在团队的帮助下，我已恢复训练并投入到备战中。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展现更多作品，期待在赛场上与大家相见。中国队，米兰，加油。”她还发布了一段训练视频，滑行流畅，跳跃稳健，看起来状态很好。

自北京冬奥会与搭档韩聪夺得双人滑金牌后，隋文静就离开了赛场，忙碌地充实自己。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断“输入”。她在北京舞蹈学院访学了一年，学习了敦煌舞、水袖舞等多种舞蹈，还在北京体育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去年她发表了自传《不止文静》；她还学习编舞，并成功给几对年轻的中国双人滑组合编排了节目，本赛季张嘉轩/黄一航在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首站——拉脱维亚里加站比赛中夺冠的两套节目就是隋文静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北京冬奥会后，中国花滑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尤其是双人滑，传统优势已经不再。上赛季实力最强的组合彭程/王磊本赛季也不在国家集训队中，目前成年组没有成绩突出的组合。

新华社

